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甫田集卷三十五

五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四十二

集部

甫田集卷三十二

明文徵明撰

墓志銘四首

翰林蔡先生墓志



二十年辛丑正月三日吳郡蔡先生卒吾吳文章之盛自昔為東南稱首成化弘治間吳文定王文恪繼起高科傳掌帝制遂持海內文柄同時若楊禮部君謙都太僕元敬祝京兆希哲仕不大顯而文章奕奕顯然

在人要亦不可以一時一郡言也先生雖稍後出而所
造實深自視甚高常所評騭雖唐宋名家猶有所擇其
隱然自負之意殆不肯碌碌後人而潦倒場屋曾不得
盱衡抗首一儕諸公間而以小官困頓死嗚呼豈不有
命哉先生諱羽字九達其先望於陳留宋南渡時秘書
郎源自大梁徙杭又自杭徙吳居太湖之包山先生其
十四世孫也高祖敬曾祖貞祖昇以長子貴封奉政大
夫父滂母吳氏先生高朗疎俊聰警絕人少失父吳夫

人親授之書輒能領解年十二操筆為文已有奇氣稍
長盡發家所藏書自諸經子史而下悉讀而通之然不
事記誦不習訓故而融液通貫能自得師為文必先秦
兩漢為法而自信甚篤發揚蹈厲意必已出見諸論著
與雅宏肆潤而不浮詩尤雋永蚤歲微尚纖縟既而濺
滌曼靡一歸雅馴晚更沉著而時出奇麗見者謂雖長
吉不過先生乃大悔恨曰吾辛苦作詩求出魏晉之上
乃今為李賀耶吾媿死矣其高自標表不肯屈抑如此

然其所作凌歷頓迅誠亦高曼莫及當其得意時不知古人何如也先生故邃於易出其緒餘為程文以應有司而辭義藻發每一篇出人爭傳以為式而先生試輒不售屢挫益銳而卒無所成蓋自弘治壬子至嘉靖辛卯凡十有四試閱四十年而先生則既老矣歲甲午以太學生赴選調天官卿雅知其名曰此吾少日所聞蔡某今猶滯選調耶然限於資地亦不能有所振拔特以程試第二人奏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居三年致仕歸卒

於家

袁飛卿墓志銘

飛卿諱翼其字飛卿姓氏袁蘇之吳邑人也世家郭西
金昌里曾大父某大父某俱隱不仕父某以族人仕京
師為兵官因隸京衛為武學生不幸早卒飛卿三歲而
孤育於母王氏少奇警異常母授之書輒能領解十齡
能把筆為文稍長益淬礪精進尋補郡諸生益事博綜
奇文秘記多所探閱聞有未見書輒奔走求之往往併

金懸購以必得為快手披口吟窮日夕不厭雖隸學官

業進取而不專事俗學然出其緒餘為程文則濺滌蔓

靡剗刪陳爛典麗明發熒然秀出每一篇出爭相傳錄

不終日已遍於邑中其為人慕尚如此然試有司輒不

利自弘治甲子至正德丙子凡四試始舉於鄉是歲以

母病逗遛不及赴省試自是更七試或赴或不赴竟不

獲一第而飛卿老矣蓋其性跡弛而意復逋蕩初未嘗

以功名為意或勸之則曰吾性不耐事慵惰成習今仕

途以禮法羈人視吾狂易果堪為世用耶平生名義自信口未嘗言利與人處不為岸谷然矯亢任情不能與物俯仰一有所觸輒狂叫奮詈是是非非必達其志乃已晚蓋骯髒深藏不出以樹藝自娛性喜菊闢小圃植菊數百本手自栽接不以為勞嘗曰吾平生萬事皆可遺棄惟積書種菊不能忘情或時僇黷不繼回視吾所有輒欣然以樂不復自知其貧也昔陶靖節採菊東籬悠然有會又其言曰奇文共欣賞以淵明之高塵視一

世而猶復云云者直欲寄其所志焉耳余之所癖殆是類也嗚呼飛卿豈亦一時奇謫之士哉飛卿生成化辛丑十一月廿又九日卒嘉靖辛丑二月廿又一日享年六十有一初娶徐氏無子繼瞿氏生子一人麟士麟士以卒之明年壬寅八月廿又九日葬黃山祖塋之次前葬以狀來乞銘且曰我先君每讀公文輒喜曰死而得文君銘可不死矣先君之亡雖無治命而其言不能忘也敢以請嗚呼余之言果足以永吾飛卿乎哉雖然不

可辭也是為銘銘曰 藝則工亦奮有庸胡仕之遭而
卒困以窮有植藁藁縹緗縱縱歸視其家樂廩有忭亶
適厥中而惟志之從嗚呼飛卿其永終

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端
吳公墓志銘

嘉靖六年丁亥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長洲吳公自知
制誥出領禮部事尋加太子少保出為南京吏部尚書
故事無有自內制出理部事者若分司南京亦必有故

而出公一再徙官雖以叙遷實皆左授蓋當路有嘆公者陰擠之士論咸為不平而公怡然就道無幾微見於色辭久之竟致其事而歸歸十有四年年八十三乃卒二十一年二月一日也公之歸也朝廷重其去特給輿皂廩以餘祿及是訃聞贈太子太保賜謚文端遣官治葬事自始死至葬諭祭者四皆異數也公舉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乙卯授翰林編修預修大明會典丁父憂服除復入翰林為編修修通鑑節要兼修玉牒正德

丁卯陞翰林侍講兼經筵官修孝宗實錄充編纂官實錄成改南京刑部員外郎先是逆瑾用事朝士往往屈節自容公與同官獨亢禮不為下瑾嘆之會進書延賞遂矯詔以更練為名盡出諸編纂官為曹郎公在刑曹逾年陞南京禮部郎中瑾誅召還復入翰林為侍講兼經筵如故尋陞侍講學士癸酉出為南京祭酒乙亥陞南京太常卿嘉靖改元壬午召為禮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奉詔使安陸恭題獻皇帝神主奉迎還京賜白金文

綺進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知制誥修武宗實錄
充副總裁實錄成賜白金文綺陞禮部尚書兼官如故
是歲謁告省墓丙戌還朝尋有南京之命而公自是去
國矣公生秀穎凝重少則知學稍長還隸郡學為諸生
刺經綴文不專事舉子而程試之文藻麗雋發擅名一
時既入翰林益肆力於學貫綜羣籍雋味道腴摠詞發
藻務刊奇謫見諸論撰溫潤爾雅足自名家而醇謹修
正尤以制行著稱初官法比或懼不勝任而公探讞維

審不為文深傳爰論報咸協於令有老吏所不及者自是敷歷兩京荐登華要展采錯事所至職辦而南雍之政淵靖端方軌迹夷易士服其誠入典邦禮屬繼統之初追崇未定羣僚百執事建議紛紜公軌道緒正不為苟同擬議之間多所乖忤賴上仁明不以為罪而一二秉權之人則已意忌之矣得罪去國殆亦以此立朝四十年雖以文字為職而國家利害生民休戚未嘗不以嬰懷有所見聞輒陳諸朝其言淮揚亢旱民流道阻及

漕河通塞之故審畫有叙斟酌度維宜皆可見之施行嘗
言范文正公自其少時即慨然有志于天下吾為鄉人
媿公多矣於鄉里先輩獨喜吳文定公事輒師之晚歲
家居修復陸宣公墓及建鄉賢祠以祀范公及胡安定
尹和靖凡以顯揚先烈表著後來也其好古樂善之心
惟日不足故見諸行事咸有法程而世道榮辱升沈之
事一不動心嘗四典文衡一領國子名卿碩輔多出其
門而靖恭自將不以為德閒朗醞藉喜愠不形臧否不

出口故人莫能窺其所蘊然而端居自守之操仁隱不
害之心所以播諸朝省被於鄉人者卒亦莫之能揜也
公諱一鵬字南夫別號白樓居士世為蘇之長洲人高
祖泰老曾祖敬俱不仕祖琮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
太常寺卿祖妣周氏贈淑人父諱行初封翰林院編修
階文林郎後累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妣司氏繼妣趙
氏俱累贈夫人公凡三娶元配宣繼姚又繼薛宣薛皆
累贈夫人子男二人子忠早卒子孝己丑進士庶吉士

今為南京吏部主事以親老乞恩侍養於家孫男五人
尚朴尚儉尚默尚遜尚潔朴以公蔭為國子生女四人
孫女四人卒之歲十月廿六日薨吳縣陽山新阡某鄉
里晚學辱公折節與遊知公為深於是子孝屬某為銘
自顧猥劣不足承命而誼有不得辭者銘曰 維吳興
區秀穎則鍾孰其尸之展也吳公維公英英賦才孔碩
靡並以徐亦貞而式維貞弗隨乃時有困回翔庶僚弗
墮厥問道弗終否廼窮而亨廼言有翼式昭用明進司

帝制出教於國以德以文以莫不克展也吳公木質而
理爰德之華匪言則藝豈無遠猷亦憂有思時弗我庸
舍旃來歸退斯有榮維順而正八十斯齡爰考終命有
展吳公令德維恒少也師古老而彌貞人孰不仕孰完
如公孰不云匹哀榮始終煌煌密章天子有詔昭銘墓
田尚後有考

故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顧公墓志銘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閏正月八日辛巳南京刑部尚書

顧公以疾卒於金陵里第先是公考績還自京師道聞
長子嶼卒驚惋得疾抵家疾甚久之竟不起嗚呼惜哉
公諱璘字華玉別號東橋居士世為蘓之吳縣人國朝
洪武中高祖通以匠作徵隸工部因占數為上元人曾
祖海不仕祖誠以公貴贈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考
紋號愚逸初封承德郎南京吏部主事加贈資善大夫
南京刑部尚書祖母陸氏母楊氏俱贈夫人公以應天
府學生領弘治乙卯鄉薦明年丙辰舉進士己未授廣

平縣知縣壬戌徵入為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勲
郎中正德己酉陞河南開封府知府癸酉謫授廣西全
州知州丙子起知浙江台州府陞浙江布政使司左叅
政嘉靖改元冊立中宮禮成奉表入賀道陞山西按察
使以親老辭不允尋以病免戊子起為江西按察使未
行陞浙江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庚寅召為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上疏乞終養忤旨落都御史以布
政使致仕丁酉再起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兼贊理軍務己亥陞刑部右侍郎尋改吏部會顯陵肇
工改工部左侍郎領山陵事進工部尚書事竣還朝改
南京刑部尚書公於是歷事三朝閱五十年歷十有九
任積階自文林郎歷十有一資為資善大夫正治上卿
公融朗闊達精於吏理能激昂任事初蒞廣平年甫弱
冠或易視之而公關決敏利槩伏若神拊循道利靖而
不煩而飾以文學有古循良之風及為開封益更練堅
決盜起燕薊流劫中原攻圍城邑所在繹騷兵部尚書

彭公澤奉詔疏捕領兵壓境上簡公自輔公亦悉心展
錯練兵飾甲轉餉傳餐取具呼喻間而厭難折衝謀畫
居多在郡期年隨事經理多所緒正而強執不撓鎮守
中官廖堂恃逆瑾黨援圍奪自恣公摧抑捍蔽每折其
萌芽不令得肆瑾誅廖罷去而錢寧用事羣阬方熾王
宏者尤諄謾剽疾繼廖出鎮乘權席寵氣焰聳人一時
有司或屈節自容公故不為禮有所徵需一不答歲時
展謁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寧為援矯詔逮赴

錦衣獄獄吏問狀公據禮執誼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
無已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竟其獄
獄成鐫三階徙全全即古零陵郡越在嶺嶠僻遠荒陋
公不鄙夷其民而翊以文教道化更革誠心拊綏久之
民用乂安而士興於學甫三年而有台州之命台為東
南劇郡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胥吏並緣其間縱橫饕
餽更數政不治公至罷疏剔抉求得其微端與利源所
在次第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為修築更費浩穰率

為主守者乾沒恒歲一築築輒壞公鈎考得所侵漁悉
沒入為城費檄義士經理而程督之故他城易隳而台
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有鹽莢之利貧民業鹽自食
苦推煩苛每迂道轉輸而邏卒乘是為姦利至相賊殺
不可止公為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入民用
便利而國課亦登故時軍餉不時給運軍往往稱貸以
需而駟儉得肆侵牟公支放有期而勾稽維審軍皆給
足而姦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卑下多水患地有中

津橋且壞公復修之因築石堤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
初莫喻其旨已而夏潦水猝至居民得依樓以避所活
以千計乃服公先見云既久於台悉浙中事宜繼起藩
叅遂得舉而行之雖不及久而宏規碩畫功緒為多及
以左轄重臨益諳練宏達而意復周審展采錯事惟志
所為而釐革積敝若賦發科適調補吏胥皆利蠹蟠結
前政所不敢問者公排根絕蔓振剔不少縱而畫一以
守要束章程咸正而核吏不得緣以為姦事緒雜襲文

牒糾紛隨事剴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往往斂手無
所事事然積不能平乘其解任而躡尋過誤一時雖橫
被口語而素履明潔堅實在人卒亦不能有所誣蔑也
起撫湖南益事振植湖湘遐曠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
受計坐理而已公不躡故迹輶車省徧徧歷州郡雖偏
疆下鄙莫不躬蒞跋涉險阻蒙犯霜露不少厭却故事
撫臣述歷必以藩臬守臣自隨公悉謝遣軒車簡易僮
從斂約供頓次舍身足周用民按堵不知為勞念荆湖

沃衍而流庸惰弛地利有所未盡科輸煩擾期會促迫
民日益貧公私交病故所至劬農振業平糴復稅而槩
伏省徵軌迹夷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
所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而藩府賦祿無隄後
繼為難又以湖湘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更
一代勢不得周欲乞添差御史分莅湖南北以廣詢謀
又言外屬臣僚多有宏才碩望足充任使者比歲限以
藩府戚屬不得內徙此非祖宗舊制乞越例推選以收

偉才所言凡數十事皆當時利病深切治理雖不盡施行而論者莫不韙其言云顯陵之作役大事繁經費不貲公既長于料簡而程省弗懈調發有制視他所營率損費十五而功實倍規制宏偉輦飛赫奕而民不告病有司不以為煩其經理施置有足多者然此特出其緒餘耳而非公所用以為才也及是雖典邦刑而留司務簡亦不足以盡其用且鄉里所在父老姻戚不能無望於公而公執志堅定不肯骫骳以徇苟罹於辜必以法

繩之豪植強禦咸不得肆而怨讟興矣言者因得假以
為辭肆言醜抵而素所忌嫉之人從而醞釀之公雖內
省不媿而不勝浸淫之辱竟鬱鬱以沒嗚呼公論不明
是非失實使瑰竒卓越之才不獲推究於明盛之世必
有執其咎者君子固有俟於百世之下也然公亦奚憾
哉公素長者不虞人詆欺而直諒自信不肯脂韋干譽
出入中外垂五十年一時新進多非曹耦公既前輩自
處論議之間陵轡奮迅侃侃自將每下視諸人多不能

堪往往傍晚切齒而公不知也其得謗受禍殆亦以此
平居事親孝愚逸公病疽公時已五十餘與同卧起吮
濯扶掖舉身親之肉血淋漓十指皆潰曾不肯自佚以
委勞於人初公以親故一再辭官其後出入靡恒而二
親之亡公適皆在告皆得受終焉殆有不偶然者處羣
從兄弟尤極友愛從弟英玉繼公起進士官按察副使
仕歸而貧而介潔自將公雅知其志雖日與親接而不
輒饋遺然而中心相孚不殊同胞也少學於李璞先生

李死一子不立妻某不免饑寒公在官每分餘資給之
既又為其子植產旋植旋廢而其子卒困以死乃迎某
氏於家死為殮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不衰友人胡
欽死妻方食貧養姑公俾里中工其事請表於朝凡旌
核探究文牒往來咸具於公而一切更費咸自公出至
於里黨族屬婚喪緩急亦多倚成於公其於倫誼至篤
也為文不事險刻而鑄詞發藻必古人為師見諸論著
雄深爾雅足自名家詩尤雋永雖矩矱唐人而剏步陳

爛時出奇峭樂府歌詞不失漢魏風格問學深博既有
資地而才敏氣充足以發之自其少時已有名世之志
既舉進士即自免歸大肆力於學時陳侍講魯南王太
僕欽珮皆未仕家居皆名能文與相麗澤聲望奕然時
稱金陵三俊及官南曹曹事甚簡益淬厲精進居六年
而學益有聞自是出入中外所雅遊若李崆峒獻吉若
何大復仲默若朱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一時詩名
震疊不啻李杜復出而公頡頏其間不知其孰為高下

也然諸公皆仕不顯又皆盛年物故公仕最久官亦最顯所歷若沅湘若天台鴈宕若衡嶽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不忘觚翰所至領客讌遊感時懷古臨觀賦詩風流文雅照映林壑委蛇張弛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及是將解留務往來吳門尋鄉里舊遊期余盡遊諸山以畢其平生而事左心違竟成乖越嗚呼而今已矣尚忍言哉公所著書曰國寶新編曰近言曰顧氏七記詩曰浮湘稿曰山中集曰息園集曰憑几集曰登衡小紀

總若干卷其生成化丙申七月二日享年七十娶沈氏
封夫人子男三人嶼歲貢生娶羅氏峙娶陳氏又次峻
女二人適俞璉趙念孫男八人履祥蔭為國子生次賓
祥元祥耆祥應祥楚祥餘幼孫女二人曾孫男三人履
祥等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上元彭城山之原前事奉
公門生大常少卿許穀所為狀來乞銘銘曰 於穆孝
皇立國用明孰言翊之允維邦禎烈烈碩公維時之彥
爰外而中式啟用踐起家民牧弗奪弗違言飲之缺既

去而思豈德則周亦堅厥志志植靡移乃言有濟扶微
興壞樹之風聲載歟載奮卒偕以升維靖而共乃剛弗
折式遄其歸峻躋華列出將使指入典邦刑以翼以貞
以莫不維爰飾用文富茲述作廼古有訓仕優而學其
學如何亶言華國敷彰帝猷詠歌明德在孝皇日羣獻
英英發藻攄詞式章用明翱翔後先公寔曹耦德音洋
洋經學之懋烈烈顧公既瓌既奇學為文宗政為吏師
維學維政鮮茲兼得繫名之高斯毀之積烈烈顧公連

蹇在是豈不顯融迄屯厥施彭城之原公兆於斯尚後
有考視此刻詞

甫田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四十三

集部

甫田集卷三十三

明文徵明撰

墓志銘四首

浙江按察司僉事皇甫君墓志銘

僉事皇甫君子安既解浙臬還長洲未及赴調而母夫人卒摧毀得疾甫三月亦卒嗚呼傷哉君舉壬辰進士官禮部以文學為當道所知會東宮肇建遂用為春坊司直論者以為得人而餘人意忌顧已媒孽其間未幾

補外自是浮沈外寮者累年再起再僨卒骸以沒嗚呼自古文學之士往往不得志於時其侈聲擅名固造物者所忌然而一時秉銓之人不得不受其咎也君諱洵字子安裔出宋戴公以字為氏世望安定趙宋時有為提刑者扈高宗南渡居吳城孔聖里占數為長洲人六世祖斌死張士誠之難斌一再傳迺君之曾大父也大父信以文學起家為太學生未仕而卒父諱錄丙辰進士仕終順慶知府母夫人黃氏生君兄弟四人君其

仲也黃夫人夢人授巨鼎而生韶秀異常能言即解誦
書占對敏給儼如成人稍長績學綴文遂有名世之志
及選入郡學為諸生並事博綜兄弟自相師友揚摧探
竟務求抵極攄詞發藻迥出輩流未數年相繼舉於鄉
而君與二弟遂收科甲一時名文學之盛三吳之士鮮
其儼者而君不以自異並思振植操廉服勤憫然自守
不與時流徵逐人亦莫敢與狎初授工部虞衡司主事
尋改禮部精膳司再改儀制進員外郎陞主客司郎中

主客職蕃夷朝貢凡餽館勞徠與凡貢篚之屬往來之儀皆主客領之故時曹司怠緩稽留使人經歲傳食供億浩穰君奏報以時不踰旬浹靡密上下斟酌維宜視曩時損費什伍朶顏內屬歲有賞賚發自內帑故多穢濫君以其捍邊有功非他濫恩比言於主者俾精擇以給被賜者莫不懽感以去車駕南巡諸夷留京師者慮有窺伺悉屏之徼外時稱其遠識君自虞衡至主客凡歷四署所在職辦而能緣飾以文在儀制時建儲九疏

咸君屬草詞理明辨有以上當君心遂為諸公大臣所
簡注春坊之擢蓋緣於此車駕之行君先已註籍扈從
會改官不果行駕次承天按籍推賞而君不在有司乘
間劾君失事而實非也坐是左遷廣平府通判踰年召
為南京刑部主事未任丁父憂服闋還朝復補南京刑
部主事進貲外郎尋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分蒞浙東所
蒞天台寧紹諸郡民忭而狡饕誅喜訐最為煩劇君所
至懲飭綜核周審擿伏若神而裁決敏利案無留牘恤

隱崇賢納之仁軌甫三月而宿蠹為清管内振肅以其
暇逸覽觀山川發為篇詠委蛇張弛文治燦然譽聞方
達而南遷考覈惟視一時實履以為黜陟近時乃有既
徙官而徵其舊事者因得以其私意中傷之然非顯惡
大慙亦不敢公肆詆毀君初缺曹未及上再任亦無幾
時竟以勝任推擢曾未數月而以不職論黜嗚呼羣耳
目何可塗也君沈靜寡與自負高峻人苟不當其意終
日相對默無一語居官任事砥厲操切不肯脂韋取容

既多忤物又稍稍與時乖異故愛之者雖深而卒不能
勝夫疾之者之衆也雅性閒靖慕玄晏先生所為自號
少玄子作續高士傳以著志居常問學之外他無所事
羣經子史莫不貫綜而酷喜左氏著春秋書法紀原選
唐文粹為文粹缺為文必古人為師自兩漢而下咸有
所擇見諸論撰居然合作詩尤沈蔚偉麗早歲規倣初
唐旋入魏晉晚並玄造鑄詞命意直欲窺曹劉之奧而
及之惜乎未見其止也沒後其兄子俊集所作為皇甫

少玄集云君生弘治丁巳六月

缺

日卒嘉靖丙午三月

九日享年五十配劉氏後君一月卒子男二人長秦郡
學生娶王氏次拒聘金氏女三人長適國子生王大猷
次適太倉州學生陸鳴陽又次適郡學生吳尚儉孫女
二人卒之歲十二月十又三日葬虎丘新阡於是子俊
手具事狀率其二子詣余乞銘余何足以銘君哉辭不
獲為序次如此系之銘曰嗟皇甫君維時才彥天實
生之亦既有行爰賓于王式揚用昭胡豐其受而阮其

遭秩秩郎曹五禮云職貞德允文廼言有克維文之克
維德之載實德升聞有簡斯在青宮蘭省舍官孰宜譽
者在前毀者隨之誰毀誰譽君則有命命也自天弗隕
厥聞嗟皇甫君靖共維秉豈無遺榮降年弗永弗永其
世式宣其言後有子雲尚鑒吾玄

錢孔周墓志銘

吾友錢君孔周以高明蹕絕之才負輶輶奮迅之氣感
慨激昂以豪俊自命雅性閑達不任檢押所與遊皆一

時高朗亢爽之士而唐君伯虎徐君昌國其最善者視余拘檢齷齪若所不屑而意獨親時余三人與君皆在庠序故會晤為數時日不見輒奔走相覓見輒文酒譔笑評隲古今或書所為文相討質以為樂既而唐徐起高科入仕尋皆病亡而湯君子重王君履約履吉雖稍後出而遊好為密善君喜學而好結納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亦未嘗一日忘取友以自益也其所友必皆勝已者苟不當其意雖富貴有勢力者恒白眼視之或

取怪怒不卹也家本溫厚室廬靚深嘉木秀野足以遊

適肆陳圖籍時時招集奇勝滿座中酒壺列前棋局傍

臨握槊呼盧憑陵翔擲含醺賦詩負軒而歌邈然高寄

不知古人何如也嗚呼而今已矣交遊中有如斯人可

復得耶性喜畜書每併金懸購故所積甚富諸經子史

之外山經地志稗官小說無所不有而亦無所不窺尤

喜左氏及司馬班揚之書讀之殆遍遇有所得随手劄

記積數巨帙至所不喜雖世指以為切要而君未始一

注目也為文奇崛深奧讀之棘口不能句然思玄語麗
足自成家而尺牘之妙尤其所長一行數字矢口信筆
文意燦然如出硃鍊他人沈思極意不能至也早歲思
以功名自奮稍斂鋒鏑以就文場矩矱亦惟涉獵訓故
涵泳道腴而已於世所謂帖括關鍵皆不之省人咸非
笑之而提學莆田陳公獨識之嘗按試第君高等咸以
為疑公曰吾見其文有古意知其非經生常士也余親
聞陳公語喜公能得君而又喜君之為陳公所得也自

陳公去他主司惟取淺近合格者而君不復振矣君自
弘治辛酉至正德丙子凡六試應天試輒不售而年日
益老遂自免歸嗚呼惜哉君長身玉立被服鮮華而舉
止軒揭人望而異之謂必有所就而奇窮骯髒迄於不
偶嗚呼惜哉晚歲困於征徭家日益落而又得末疾行
履疲曳每負杖而嬉而高懷雅致不殊前時文酒過從
讌談謔浪逶蛇容與使人意消嗚呼君真雄俊不羈之
士而曾不得一試以死豈不痛哉君諱同愛字孔周別

號野亭錢氏其先江都人有諱仲陽者以醫顯於宋事
見國史五世祖益仕元為常州府醫學教諭避亂來吳
遂占數為長洲人益生太醫院醫士原善原善生晉府
良醫宗道宗道生太醫院醫士良玉良玉生伯寬伯寬
生汝式自汝式以上世以醫顯汝式娶陳氏生君之兄
弟二長同仁太醫院御醫次即君娶張氏子男二人鶴
徵太醫院醫士娶吳氏竹徵薊州吏目出後同仁娶朱
氏繼湯氏女二人適余長子縣學生彭次適陳遇側室

生子男一人復貞娶某氏女一人適劉某孫男三人女
二人君生成化乙未某月日卒嘉靖己酉某月日享年
七十有五庚戌十二月某日葬吳縣寶華山銘曰 氣
則揚亦藝而章維命不減而志弗昌卷而藏而卒困以
亡吁其傷

廣西提學僉事袁君墓志銘

吾友袁君永之以高明踔越之才精深宏博之學而輔
以較輓奮迅之氣自其少時已不肯碌碌後人既起高

科登膺仕視天下事無不可為而砥節履方不欲附麗
匪人首忤權臣幾蹈不測賴天子仁聖得不擯棄浮湛
中外垂二十年再起再廢迄翫辭以死嗚呼傷哉其命
也夫君諱衷字永之別號胥臺山人世吳人高祖以寧
曾祖琮祖敬先考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諱霽母安人葛
氏袁氏自高曾而下世以氣義長雄其鄉而未有顯者
至君昆弟數人藻發競秀突起閭閻聲生勢長隱然為
文獻之族君於羣從中最少而奇穎異常五齡知書七

歲賦詩有奇語十五試應天再試再不利憤曰吾所志何如顧為場屋所困耶並淬礪精進刺經質義務究抵極嘉靖乙酉遂以第一人薦試禮部亦在高等一時聲名傾動京邑入對大廷摘衍揚繹上下數千言出入經史詞旨宏達時權臣方為學士得君卷奇之執欲冠多士在廷諸公惡其攬權故抑置二甲第一人及啟封見君名乃悔不用其言而權臣則喜於得君他日詣君叙致本末自謂君知己而君不對亦不謝權臣大懟銜之

然無以發也未幾入內閣用事而君方為翰林庶吉士
因上言諸庶吉士跡跼靡薄不宜在禁近悉罷為庶僚
怒猶未已乃起兵部火災之獄將甘心焉時君武選主
事火時君當徼巡在法為失警乃掠立文致劾君縱火
為姦利必欲殺之鍛鍊數月無所得編戍湖之衛會赦
免歸權臣死稍起為南京武選主事歷職方貲外郎晉
擢廣西提學僉事致仕歸卒年僅四十有六始君自翰
林出為刑部主事即思明法以達於政謹推讞審法比

所當必允為尚書胡端毅公所知簡蒞本科本科者凡
諸司獄詞及上請章疏皆從審畫君析律詳明剴裁敏
利而將以勤誠案無留牘時稱職辦有詔以京朝官考
各省鄉試君被命主試河南校閱精審去取攸當時稱
得士尋奉使決獄淮揚還朝改司武選武選有銓選有
勲錄有貼黃及諸委瑣故號劇司而貼黃尤多微事君
督併嚴密關決明審吏不得並緣為姦展采錯事方將
有為會獄事起而君去國矣在南部適當考選軍政尚

書熊公特委重君君杜請托察賢否勵精從事考核緒
正一於至公人服其明莫復異議廣西在嶺徼之外夷
獠雜處文教久弛君不鄙夷其人教詔諄切而率之以
身示之矩範程以科條取士貴淳雅而黜浮誕恒於其
不逮薄懲而廣錄以誘進百粵之士士方安其化而君
倦遊矣君樂閒曠謫居吳興日與高人逸士探竒選勝
登陟遊行悠然自適及歸築室橫塘之上據湖山之勝
縱浪其間有終焉之志雖暫起守官而寤寐林壑未始

少忘篤志問學羣經子史無所不窺為文必先秦兩漢
為法樂府師漢魏賦宗屈賈古律詩出入唐宋見諸論
撰莫不合作所著文集二十卷皇明獻實二十卷吳中
先賢傳十卷世緯及歲時記及周禮直解總若干卷始
君雅志用世及事與心違時移身遠乃肆意於此以洩
其所蘊耳觀世緯所著皆鑿鑿乎經世之論其官宗遴
傳與夫詎偽諸篇寔維時敝惜不得少見於事而徒托
之空言可慨也已君濶達高朗議論英發能以辨博勝

人人莫能屈然實無他腸志同道合即傾倒無間故知
君者莫不賢愛之而不勝嫉之者之衆也君生弘治壬
戌十月二十六日卒嘉靖丁未六月十有三日配馬氏
封安人繼文氏子男一人尊尼癸卯貢士女三人適生
負王子恭殷邦柱徐欽葬以卒之某年某月日墓在某
山銘曰侃侃素君維時之碩履道含弘抱貞翼德爰
起高科式揚用聲載緝用明奕其邦楨維邦之楨弗為
道屈矧茲匪人胡彼之卹豈無榮途有命在天寧王之

毀匪瓦斯全陷則有寔守則為正孰其生之天王明聖
侃侃袁君守身用恒弗利攸征身否道亨亨之如何有
言則立言立名存有永無泐

江西布政使司左叅政贈光祿寺卿錢公墓志
銘

嗚呼自倭夷為三吳患者數年鹵掠燒劫多所殺傷兵
不得休息民不得安居而常熟濱海帶湖罹禍尤慘雲
江錢公以江西叅政居憂邑中謂邑宰王公鈇曰寇既

得志勢必復來公有守土之責而吾父母之邑墳墓親戚所在忍坐視耶乃日與商畧為備禦計練兵飭甲部分調遣事甫就緒而寇猝至城下即與乘城捍禦悉衆急擊連弩繼發寇乃遁去又明日寇自上湖北下直指讓港公謂王曰此可邀而擊也部領民兵抗旌出港轉戰而前殺傷相當俄而賊大衆掩至公麾下鳥獸散衆寡不敵公身被數鎗猶手刃三賊遂與王公死焉實乙卯五月廿又四日也事聞天子震悼贈公光祿卿官其

予部錦衣百戶遣官諭祭於其家嗚呼承平日久所在
備施兵興以來並海州縣往往閉城自守或不發一矢
而公非有官守未始受命征討徒以桑梓之故慷慨激
發摧鋒陷陣竟以身殉豈不誠義烈也哉公諱泮字鳴
教別號雲江裔出武肅王鏐南渡時徙居常熟之奚浦
再徙綠園高祖叔平仕宣德時稽勲主事曾祖景儀祖
希直父封刑部郎中諱某母宜人褚氏公生而凝重少
無童習及長敏利好學為文麗則而理弱冠選隸學官

里胥以高訾推長鄉賦或言學官造士例復其身不在
科適之列公曰往役義也吾何辭畫出應繇暮歸讀書
研經質義不以事廢遂舉甲午應天鄉試乙未舉進士
筮仕閩之候官改浙之慈溪召入為刑部主事歷負外
郎郎中出守順慶陞陝西按察司副使進令官未赴以
憂歸卒年六十有二嗚呼傷哉公修正蹕絕敏於剗裁
試邑候官拊循道利民安其政展錯維勤庶務畢舉上
官材之奏改慈溪慈溪浙省劇邑靡薄易動公嚴毅自

將而誕章敷化一如候官擿伏省微兼以加慎在比部

尤稱職辨有權貴囑公寘所仇於大辟公曰附勢而殺人仁者不為也卒讞出之邊帥執疑似數人以為虜中姦細傳致抵死本兵不為異公察其非辜特為執奏同官謂具獄不宜翻異恐得罪不測公曰知其冤而不為白何用法為奏上數人者皆得不死公析律詳明心存仁恕每多平反如此順慶僻遠郡大而繁公久更民牧諳練法情推其緒餘以達於庶政興學養士專務德化

居若干年俗以丕厚頤城圯且廢念欲修復而重於動衆乃號召屬邑饑民厚直而使之民既得食工亦告成及持節分陝益修兵防飭亭障謹烽燧訓農講武令嚴政肅虜聞不敢窺塞邊庭晏然會漢中饑流莩屬路公即以便宜發廩賑之巡撫以軍餉非奏不宜妄動公曰陝去京數千里必待奏發民死無遺矣矯詔活民即得罪不恨於是所全活以萬計他郡饑民相率盜礦耀兵嘯聚撫巡欲發兵勦除公執不從曰此饑民暫此求活

非有他圖麥熟則散矣萬一猖獗某執其咎若兵興則
絕其自新之路或生他變撫巡因以屬公公檄所在官
司開倉賑民民所至隨地安集勿追求其過仍榜示使
麥熟歸農麥熟而不解即真盜矣民間懼曰錢公實生
我民民何可負公也咸投刃散去事亦救寧撫巡上其
事遂有江西之命嗚呼公敷歷中外餘二十年所至効
績往往以身殉道如此及茲死事亦其素志敢為不欲
苟且自恕耳非直邂逅倖功為也嗚呼烈哉若其家庭

孝友之行端居自守之操律身以禮接物以義高情雅
致不能盡書書其大節如此公生弘治癸丑某月某日
先配徐氏繼盧氏贈封皆宜人子男十二人長即部次
郡都鄉鄰鄰和抑邪却昂遺腹一子未名女五人章卿
趙倬龐夢登龔文檟王繼麟吳繼常其壻也孫男十六
人輿較輻輳輪軼軋軒輅輶輜輜轉餘未名孫女六
人嘉靖丁巳某月某日葬公邑之姚唐里部手具事狀
乞余為銘銘曰 虞麓巖巖琴流淵淵秀穎有鍾是生

才賢烈烈錢公履貞蹈義策名王廷出宰百里回翔二
邑候官慈溪以翼以綏以莫不宜爰登法比邦刑是執
不苛以隨廼正而克廼言均勞罔有中外建節秉麾寔
惟簡在肅肅西征翼翼專城文教攸興邊庭用寧烈烈
錢公志貞孔武飭甲韜兵孰余敢侮蠢茲醜虜犯我鄉
邑窺我城闔肆其狂逆我武再揚抗旌摧鋒保茲墓城
志翦窮凶仗鉞于征討逆用順衆寡于懸爰以身殉海
立濤崩日星晦冥山川攸攸適還厥靈嗚呼烈哉天王

有制恩沾及泉賞延于世有玄者宅姚塘之阿忠魂在
茲鬼神護呵石闕戕戕松楸鬱鬱有永貞名千祀弗沒

甫田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四十四

集部

莆田集卷三十四

明文徵明 撰

墓表三首

陝西布政使司左叅議盧君墓表

嘉靖十年辛卯閏六月八日陝西叅議盧君卒於家年五十有一先是君為武選郎中有兵官驕揚喜訐君以職分臨之遂為所誣逮繫詔獄有司畏其人莫敢申理賴朝廷聖明卒白而出之尋有陝藩之命時君已被疾

抵陝未幾聞其父御史公之訃疾遂加劇至家數日遂不起嗚呼傷哉君諱襄字師陳國初有為青州府通判者始徙居吳之橫山遂為吳人高祖彥實曾祖立祖士誠父綱以長子貴封河南道監察御史母孺人陳氏生君兄弟二人長雍仕終四川提學副使次即君自幼穎異讀書不煩督率稍長受易於提學君既而卒業于高安令周君振之已又為都御史徐公仲山所知徐公撫山東遂携以往比歸又遊王文恪公之門游道既廣造

詣日深弘治甲子以儒士試應天不利歸補郡學生丙子再試遂中高科有司錄其經義以傳嘉靖癸未登進士初授刑部某司主事改兵部職方主事丁亥陞禮部祠祭員外郎戊子再陞兵部職方郎中尋改武選君初官法比即思以政業自見克勤其職暇輒檢閱故牘求其傳爰論報而習之故析律詳明不少訛縱然亦不事深文有竊盜四人法不至死御史掠立當以三犯君閱實以初犯抵罪或以成獄為嫌君曰避嫌而殺人忍為

之耶卒論出之故雖不久而所平反為多其在本兵尤
留意戎政嘗奉使校閱邊關及閱馬近畿所至訪材官
謹亭徼展采錯事尤多緒正又嘗奉命典試江右讐閱
明審取舍惟公凡名流久淹場屋者悉見識拔一時稱
為得人君立朝未數年凡三閱部皆在本科本科者凡
諸曹章奏悉從關決君所在職辦諸尚書並罷重之然
亦操切強執不為時人所喜其橫被口語亦以是也君
長身子立而矜嚴自持羣坐中不妄出一語而其中與

奪分劑未始少失尤喜庶事有所審畫必中事機遇政
有缺失或民間疾苦必具疏以聞如言維揚賑饑西北
邊備及江南農田數事皆經遠之謀非徒苟焉圖塞目
前而已雅性喜學家居時每得異書輒手自繕錄既仕
益勤雖簿領雜覈而不廢佔俾為文勇腴明暢能達其
志詩尤精詣不苟出出必求過人所著有五鵠草堂集
所編集有石湖志石湖文畧盧氏世譜他所纂葺多未
成書君文章政業皆以古人自期視一時曹耦莫有當

其意者使天假之年稍及下壽其所見當不止是顧方
精進有為而死遽及之可哀也已君家自彥實以來世
業農至御史公始讀書教授鄉里而君兄弟相繼起進
士皆至連率顯官又皆以文學政事著稱可謂盛矣曾
未幾時皆以盛年即世吾不知造物者果何如也余交
君兄弟僅二十年見其始出而仕仕而歸以及於死始
終盛衰如電露奄忽能不有慨於中乎因表其墓以著
其志亦用抒余之悲云爾嗚呼傷哉君娶陳氏封安人

子應坊娶馬氏側出子應垓聘魏氏女適張師詠孫男
一人邦鉉葬以卒之後二年癸巳十月廿又六日乙未
墓在西橫山之陽

敕封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陳君墓表

工部主事陳鎔以嘉靖乙巳四月十有七日乙酉葬其
考府君於長洲縣鳳凰山之麓妣莫氏祔友人文某表
其墓曰嗚呼是為敕封工部主事陳君之墓君諱冕字
威仲別號厚齋陳氏蘇之吳縣人家世業農至直道公

永錫始用文學起家舉進士歷仕永樂正統間累官福建按察司僉事清忠勁節卓然名臣而陳氏遂為吳郡衣纓之族直道公一子寧仕為新野王鎮國將軍教授二子懷悅悅官永定知縣而君則懷之子也懷娶於鄭無子君與兄冠皆出少房張氏君生三月而張卒鄭氏寔哺鞠之君稍長即知慕鄭事鄭不啻所生巽言愉色隨所惡欲而承意維謹鄭本賢淑有母道用是益憐愛君顧復恩勤孝慈融浹人不知非所出也事兄冠尤極

恭順冠亦誠篤親昵事必資君志意交乎用能戮力起
家家庭之間雍睦順叙同居五十年莫有間隙直道公
剛方履儉垂範有素君服習見聞能孳孳自愛不徇俗
尚不比匪人獨能推羸急匱雖忤弗悔尤嚴於賓祭豆
籩潔修禮文維秩以家世齊民顯融光大昉自直道公
建直道祠俾子孫世祀之其事雖出於冠而發之自君
凡君所為往往歸德於冠冠亡無子以嘗撫鎔有恩使
鎔服喪三年曰吾兄宗子法不可絕他日有子當為立

後今之喪服亦義起耳然君子不以為過也君少業舉
于病繭中廢乃篤意教養舉進士官工部三年推恩
封君工部都水司主事階承德郎封莫氏安人命甫下
而君以疾卒於家享年七十有三元配沈氏早卒繼即
安人同邑莫公諱淮之女生而愿謹未笄歸君與君嫺
德儷義恭敬弗違色笑端詳和而有別能推君之愛致
孝於韓姑婉容順志靡有僇佚喪之過時而哀遺言懿
訓佩之終身事其姒如君之事兄君所為協和其家不

間於中外者安人為有助也始君之卒鑒在京師家無
強近親戚沐浴含殮咸自安人被服衾綯纖悉曲備不
令鑒歸有遺恨也時年已六十有六苦寢蔬素不以老
廢竟用憂傷得疾越明年遂卒寔嘉靖癸卯十一月廿
又三日也距君之卒為壬寅九月廿又八日才十有四
月耳嗚呼傷哉生子男一人即鑒女四人劉芾周詩朱
宏蔣堉壻也余與陳氏比里而居少則遊君伯仲間閭
閻愉愉友恭篤至每竊嘆以為忠賢之後德澤深長如

此雖然幽贊陰翊必有所以順之於道者願之推有言
姊妹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以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
恩必不合矣言勢之不能以有叶也則夫安人內行之
良又豈易得哉故余表君之墓而輒附著之

鳳山趙先生墓表

先生趙氏諱宗魯字應麟以字行別字文亨鳳山其號
也先世杭之仁和人宋季有舉進士為醴泉令者元世
倣擾避地盤屋之白陽山生于士安因占數為盤屋人

先生之高大父也曾大父純徙居樓觀鎮大父彬字大
儒高朗篤義以峭直好施長雄其鄉鄉人有政咸從取
平焉始自樓觀徙居邑之東門力本振業雅喜讀書教
其子策以儒業起家由武鄉訓導仕終王府伴讀而趙
氏遂隱然為衣冠之族伴讀娶於某生子二人先生其
仲也生而穎異少則知學稍長習春秋為舉子業尋選
隸學官為弟子負益精進不怠然試有司輒不利念春
秋旨微而鑿屋偏鄙無所師承乃裹糧束書走由漢之

蜀源三峽沿湘江至麻城而次止焉時麻城阮公朝東
以春秋鳴先生從之受業鑽研淬礪居一年盡得其旨
以歸歸試有司又輒不利而先生病矣於是盡以其所
學授其子忻曰吾厄於時命不克遂志成乃父之志於
汝有望焉忻甫升庠校而先生卒卒十有三年而忻舉
進士且顯於時而先生不及見矣嗚呼傷哉先生剛毅
有為砥節履方而執志堅定雖貧不苟取於人而與人
亦無所苟處家應物咸協於道蓋有用之才也使占一

第或不第而以貢入官必有以自見而不幸無所售又
不得年以骸髒死嗚呼豈不重可惜哉雖然先生不獲
自試而其子以高科入仕試邑於此財決敏利槌伏若
神道利拊循有古循良之風昔人云子道之行父志之
成先生庶幾可以無恨矣先生生某年某月日享年若
干卒於嘉靖己丑某月日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娶
李氏生子二人長恪次即忻辛丑進士今為長洲知縣
云

甫田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四十五

集部

甫田集卷三十五

明文徵明撰

墓碑一首

明故湖廣右叅議致仕進階中順大夫東陽盧

公墓碑

公諱煦字子春姓盧氏其先出自齊文公子高高孫僕
食采於廬因以為氏自秦博士敖以來世居范陽之涿
郡漢北中郎將植為時大儒寔生司空毓毓生侍中班

班生尉衛卿志志生中書監諶皆顯名魏晉之世至唐
為宰相者八人而承慶懷慎尤有名他如藏用照鄰綸
仝皆以文學著稱子孫雖散處四方皆以范陽為宗東
陽之有盧氏則自宋院判公寔始寔四傳曰負父徙邑
之雅溪是為雅溪始遷之祖雅溪七傳為宋郡馬公大
振則公九世祖也高祖康定以仲子貴贈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曾祖宰祖洙皆不仕父諱和以能醫稱有所著
丹溪纂要行世以公貴贈刑部署員外郎主事母俞氏

贈安人公生天順壬午十月二十有八日以縣學生領
成化癸卯鄉薦凡七試禮部登正德戊辰進士越三年
辛未授大名府長垣縣知縣甲戌召為刑部雲南司主
事連丁內外艱戊寅服除改授本部四川司主事辛巳
進河南司署員外郎嘉靖壬午超拜四川按察司僉事
奉敕整飭叙瀘兵備甲申陞湖廣布政司右叅議奉敕
提督太和山丁亥致仕明年戊子覃恩進中順大夫越
八年丙申正月廿又四日以疾卒於家年七十有五公

生穎異而恂悞醇謹學務博綜然不事勦說實義揚推
必求道之所在以達於用既仕有官守遂用推之於民
長垣即仲由所治蒲邑故有學堂岡相傳先聖講學之
地故祠敝陋撤而新之興學教民導以化本而納之仁
軌會盜發鄰壤流劫境上攻圍城邑所在貼危而垣備
不素公練兵飭甲乘城固守矢心厲衆督率撐拒寇再
至再戰而却之摧鋒折北無所失亡最後大獲輜重盡
散以享士復斥其羨以代民租民因不擾士亦用命迄

用保邑完境而獲嘉之績為一時最在刑部尤號明審
前後關決不下百數析律詳明持議平允傳爰論報未
始飢法而矜怛仁隱恒存於中諳練之稱達於上下遂
有蜀臬之命蜀去朝廷遠俗獷而健豪民假貸例責倍
息而叙瀘所轄夷獠雜居負險易動公誠心拊循民用
安集而軌道要束俾咸協于理芒部土官兄弟讐殺官
兵不能討議將撫之公持不可謂事有曲直而構難方
深撫處可救目前而姑息適貽後患計當發兵助順而

相機進止一則假夷而近效可收一則助夷攻夷而禍
本斯拔矣時前政墮弛民兵逋蕩公料檢鈎撫悉為緒
正軍民方恃以集事而湖南之命下矣湖雖專領祠事
而兼撫鄖襄事緒勢出所守鈞陽適當顯陵孔道車徒
結轍冠蓋相望供頓次舍咸取給於鈞鈞民疲不堪命
嘗借助於鄖公為科謫踐更使資力相當民方稱便而
當道不悅公者顧撫拾以為公過然卒亦莫能為公累
也公性若淑而遇事詳緩不為激昂暴白之計然砥節

履方亦不肯靡薄隨人班資崇庫任運而已流賊之擾
公勞績居多同時有起邑為廷率者而公浮沈常調曾
不為意其後繼歷南省聲稱甚籍一時薦進者雖多卒
無有援之者而公亦已倦遊遂自引去平生尤事持廉
初以進士督造蜀靖王墳贖謝千金悉拒却之守官所
至俸請之外毫髮不染太和之後尤利源所在公雖操
敕將事惟受計而已出納訾省一屬之中官雖供頓餐
錢亦歸公帑有贏以新學宮治亭徼或代輸逋租利濟

涉而已終無所取也家居以敦睦為事首輯譜牒置義田修復先墓而秩祀惟謹篤於昆弟以協於族屬又推之以達於里黨姻戚有無通假患難相恤或有所侵悉置弗問而橫逆之來亦弗之較晚益庶靜蕭然事外竟以高年令終嗚呼若公者其古之所謂巨人長者非歟公娶應氏有賢行先公三十二年卒贈安人子男二人堯俞以縣學生升貢太學堯亮亦太學生庶子堯工女二人皆適名族孫男四人仲文仲武仲瑛仲玘孫女五

人嘉靖戊戌缺月日葬邑之興賢鄉馬鞍山祖塋以應

安人祔於是堯俞奉翰林編修程文德所為事狀請文
勒石墓道辭不獲則為論次其大略系之詩曰 烺烺

盧宗肇自齊姜植奮有揚迺儒用張軼晉而唐弗替有
行既攸有文亦相丕顯維千斯年耳孫其翼孰其徵之
藩叅維克烈烈藩叅植德維誠迺言有嘉亦修用貞維
時多艱盜賊伊阻彼披斯昌公志孔武有攸維征弗遑
暇食迺勘迺戢迺全之邑豈邑則全亦撫而教爰植之

仁庸協於道烈烈藩叅有德有言有才弗諼式於王官
入司邦刑出奠藩服澄斯秩斯以莫不肅肅之維何維
廉斯貞維公斯明乃言用成熟不有成當躋而顛知進
而退公私用全烈烈藩叅高年維碩邦國之楨鄉人之
式豈無公卿公德則有我作銘詞尚徵厥後

神道碑一首

明故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書山陰

何公神道碑

嘉靖十有四年乙未正月廿又八日南京工部尚書山
陰何公致仕卒於家訃聞贈太子少保遣官即其家賜
祭命有司營葬事如制公諱詔字廷綸別號石湖舉弘
治丙辰進士授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公有智計能勤
敏任事會壽王分國之蜀道出南畿公承檄扈送行次
荊州當用民舟入峽有司集舟千數公料簡處分損十
之七審畫道利隨事節適中官在事者不令得肆往復
萬里無少愆佚繼被檄督造海舟前政不時給直事用

通綏公先事飭申要以必成而無所系各人歡趨之功
是用集而人得不困壬子丁父憂乙丑服闋赴銓留為
工部營膳司主事孝皇賓天山陵事嚴公分司通州當
轉甌陵下陸行迴遠更費浩穰公規畫趨便輕舟乘漲
輸之損費十五人尤便利正德丁卯改本部屯田司歷
貲外郎郎中展采錯事督率精勤尤稱職辦值逆瑾用
事事多猜阻公守正不阿為瑾所惡撫拾他事下詔獄
久之無所坐贖米三百石而釋之閱三年庚午出知永

平府永平在畿內尤多中貴家昌黎石璫被盜誣執十
四人付縣掠立成獄公行縣悉放遣之鎮守王宏尤詩
謾獬鷃公故不為禮王石皆瑾黨與將乘權陷公瑾敗
乃已郡豪殺人當死給其姪使逸去而文致其罪姪無
以自明公探其獄而反之先是郡苦秋旱公至首出繫
囚而慮之析律詳讞多所平反一時雨澤沾足飛蝗蔽
天亦不入境歲大穰郡以大治會盜起傍郡流劫四出
公飭甲練兵繕治樓櫓作計城守而耀兵境上賊聞引

去時諸郡多殘破而盧龍獨完壬申丁繼母憂乙亥服闋改知永州永即古之零陵地控衡湘俗獷而健柳桂夷獠時時竊發會用兵公在行間謀知官兵陰與賊通首發其罪以折賊謀乃悉衆陷堅遂獲戎首而盡釋協從幕府上功詔進一階錫白金加幣在郡三年平徭薄賦務恤民隱而扶微興壞一如永平郡又大治庚辰陞廣西布政使司右叅政逋寇王堂狡獪陰賊而負險不服衆莫敢晚公獨犯衆議征之兵初不競人爲公危而

公不為懾轉戰而前竟以得雋功上錫金加幣如前嘉
靖癸未陞福建右布政使軌道披決多所緒正故事右
轄多循默遠權無所事事公槩實訊諮事必關決苟不
當其意輒持不署或以故事言則曰吾食而不事是尸
祿也迄不為止乙酉徵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璽書
巡撫保寧等處兼都督紫荆等關軍務公益思振職發
姦摘伏務肅綱紀有武臣席寵貴頑翼姦亡賴為軍民
患公首劾罷之先是境內小警集達騎徼衛而廩之及

是事平廩稍如故亦上疏釐革所疏地方事宜凡十餘
事悉見施行風聲四被所治肅然丁亥名為工部左侍
郎有旨建敬一亭亭成賜譙翰林院加賜銀幣繼被旨
督造悼靈后山陵事竣賜銀幣如前有加明年己丑陞
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南京工部留京宮殿若諸司辭字
自洪武來百五十年于茲矣歲久傾圯而太廟為甚因
建議興修始自太廟以次及太學次六部諸司宏偉壯
麗華煥一新集材庀功咸有法式區畫周審程省自躬

人不得侵牟鮮嫚迄功而民不知擾初太廟成璽書褒
嘉加賜銀幣方在簡注而公倦遊矣先是公年七十上
疏引年乞休優詔不允至是甲午再疏復不允疏三上
上察其誠懇乃賜允給驛以歸公歷事三朝閱四十年
歷十有二任積階自承德郎歷資至資政大夫正治上
卿年七十有六乃終嗚呼盛哉何氏宋相執中之後自
暨陽徙山陰祖宗政公最俱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工部
尚書祖母王母沈繼母董俱累贈夫人公生豐碩朗潤

厚默而愿謹少不好弄稍長知學益務勤誠脩正彊執處事周密而退避自將未嘗以語言先人居官精敏前後官簿多在將作營建之地材木輸將泉貨出內浩穰無隄而公訾省有程鉤校維審人不得並緣為姦轉輸共恃日以有贏初任南曹帑積才數千去之日乃有二十萬尤事持廉俸入之外不一毫妄取於人亦不以與人然軌迹夷易不事矯飾不収譽名一時雖若遲頓而積久考成往往出人之右孝性純至事二親順謹弗違

一再居憂能崇禮執節不飲酒食肉不預人事初以主事歸省念父老乞欲終養父怒不許曰吾食息方強兒乃欲死視我耶公不得已勉出赴官出未幾父亡抱恨終身毀頓幾滅性居常儉素自將室無姬侍服食取適口體而已凡三娶元配唐繼孫又繼郭唐孫俱累贈夫人男五人長鎬次鰲舉正德丁丑進士今為刑部左侍郎又次銓華亭縣丞暨國學生鯨郡學生女二人長適縣學生金愚次適江都主簿章元綱孫男十一人景昂

前軍都督府都事景明景星俱國學生景員郡學生餘
幼孫女若干人曾孫男七人公以卒之明年丙申閏十
二月十日葬縣之西余山至是侍郎鰲言於某曰先人
之葬十有六年矣墓木已拱而墓上之石未有刻詞願
有請焉某生晚不及識公而侍郎辱與遊好不可辭銘
曰 繫何之先立氏以國有衍弗遺膠東維克孰其引
之宋相則良山陰之宗肇自暨陽顯允尚書既貞亦穀
入署郎曹出司民牧維此盧龍曰維畿輔我貞用明余

孰敢侮零陵之墟越在荒徼爰綏弗諼有允斯蹈廼言
振德亦懷用柔以佚以休以莫不優五嶺八閩周遊徵
逐玉節煌煌奠茲南服天子有詔式遄其歸錦衣繡斧
翼我邦畿何以翼之糾撫姦宄既貞厥度亦慎其履熙
帝之載疇若予工僉曰詔哉汝其司空五材是宜百工
惟叙有庸斯成登閔惟制翊翊王臣宣貞亦蹇匪時弗
庸身則既倦舍旃來歸為時逸民胡志之得而命不辰
顯允尚書維時德懿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皇震悼錫

命維優茂恩煌煌賁此歲丘西余隆隆松堂鬱鬱龍章
在茲過者必式

阡碑二首

梅里華氏九里涇新阡之碑

華氏自南齊孝子寶居錫之慧山族屬衍大散處邑中
無慮百數宋有原泉處士者始居梅里之隆亭原泉四

傳為將仕郎無錫簿

缺

將仕生處州錄判

缺

錄判

生元屯田打捕提舉

缺

屯田生太尉府知印

缺

知

印生開二處士始不仕自開二以上十世並葬隆亭開
二傳平一再傳康伯別葬報親院康伯而下曰荃曰本
盛凡二世葬鴨城巢髦塹二墓去隆亭不一舍而近今
九里涇則坦菴府君良用所葬始去隆亭而別為兆域
坦菴子時禎寔昉為之時禎又自穿其傍為壽藏所謂
九里涇始遷之墓書梅里著所自也時禎之言曰吾家
自梅里以降閱十有四世仕以政稱居以義立風流雅
尚鬱為名宗我先君坦菴承奕世之懿而拓中亨之基

至於麟小子祇若前休弗替有立他日獲保首領從先
君於是凡皆前人之遺我先君之訓也於此而不有表
焉是忘先君之訓棄前人之烈也乃立碑墓上請余文
刻之昔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
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也詞曰 熒熒華宗肇于
戴公式昭始封厥有孝子不易其履伊錫之始有隆華
坡在錫之阿奠焉弗他隆亭與區梅里之墟列屋渠渠
歌斯哭斯亦允藏斯維原泉之遺有允原泉寔始東遷

歷世其綿乃將仕之淑乃錄判之穀屯田其績山川有
聞開二維敦有衍諸孫秩秩百禩維克有引其奕有鄉
揚名九里之涇鬱茲佳城孰其藏之曰良用甫既封亦
樹是曰始祖是衍孫曾繼繼繩繩百世其承維生有植
維懸有刻以永無泐

董氏竹岡阡碑

董氏其先汴人宋南渡徙松江之上海閔今若干世世
有隱德至御史介軒父始用仕顯既而諸子相繼起科

第列仕中外文聲政業鬱為名宗御史而上葬邑之楊
涇原距楊涇之東三里而近曰竹岡之阡則御史公之
所藏也公諱綸字誠之天順甲申進士仕為南京河南
道監察御史卒葬于是公六子其從葬於公者仲子大
理少卿恬少子西岡處士愉而第五子將仕郎懷之生
壙亦在焉大理居仲以次當在右故其治先配喬宜人
之墓也虛其左以俟伯氏將仕郎恢及西岡之沒伯氏
已別營宅兆顧左不可虛乃葬西岡於左而五將仕則

兆於西岡之次雖於禮有未盡合而勢不得不爾古之人有推權以附義者苟宜於人情君子不過也初大理之葬御史公也有夢徵焉葬未幾而大理與其弟肇慶守忱綿州守懌以次升朝推恩贈公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龍章炳煥於藏址者再廼即墓次建二亭刻制詞其中並樹松檟植神道垣護局鐫式嚴以固從而栖神之室享祀之堂守塚之舍以次告成而墓之制至是始備及又刻大理所被制敕于石大理之子宜陽之葬其

父暨其母唐夫人支傾補敝飾故而新斥土崇封並事
標表凡制之所宜得者至是並備而加詳蓋自正德癸
酉抵今嘉靖癸巳閱二十有一年凡一再舉事乃克就
緒大理恬肇慶忱將仕懷寔昉為之而宜陽用終厥志
于是宜陽具事狀詣余請紀其成惟周禮墓大夫掌凡
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
掌其度數正位正其昭穆之位也度數以爵缺為丘封
之度與其樹數所謂封高則樹多封下則樹少所以別

其尊卑也自周官之法不行庶事靡薄而墳墓滋輕我
國家雖有墓制而無官守庶民往往踰分干紀而品官
之家或墮廢不治樵牧不禁荊棘不翦委為狐兔之區
者皆是也而董氏父子兄弟繼繼弗隕更二十有一年
而繕治不忘是豈有教令為之哉是宜刻石以示其後
人詞曰 維松奧區奠吳之東海邑維雄三岡其隆有
崇新宮既嚴既翼被隰依原肇此玄宅其宅維何董氏
之藏爰立之阡曰竹之岡竹岡巖巖閉闕揭揭孰其崇

之直指維烈維董之先有來自汴垂三百年弗替有衍
顯允直指有德有文去隱即仕為時貞臣用弗究材駿
發厥嗣憲憲列卿秩秩刺史科甲翩聯奕世其繼匪亡
則繼亦美之濟有展廷尉式穀用貞際時休明以順而
升進弼邦刑在公維劬錫之用休天子有詔鸞章煜煜
天恩煌煌異命維申賁茲玄堂玄堂翼翼豐碑岌岌聳
聳秩秩維天之錫錫之隆隆作之衝衝廼築廼封廼崇
其墉其墉既高亦周有廬有重其門式嚴之樞奚樞之

嚴芻牧是遠狐兔攸遠荆棘斯翦既屏既營式度用恒
孰其執之廷尉是經刺史攸承將仕用程歷歲滋更乃
潰於成匪成之艱有攸維繼終厥先猷厥有孫子維孫
振振不忘祖考再葺用揚于先有耀相此崇岡天寔基
之厥有夢徵爰奠於茲黃浦其南竹岡其東土膏壤淺
秀允有鍾鍾之維何曰忠與孝我刻銘詞尚後有考

碑二首

太倉州重浚七浦塘碑

吳號澤國故多水患太倉在郡東鄙地瀕大海乃多高
仰之田非資海潤莫適溉灌海日再潮泥沙易淤在昔
田各成圩圩必有長歲率其徒修築浚治之隄防垣固
浦港通流高下之田咸濟弗病夾亶氏謂廣深其源非
直用以決低田之水亦使垆阜之地皆可耕而食也州
既瀕海浦港為多而七浦塘最鉅塘在州之東北橫亘
五十里西受陽城諸湖之委以入於海海潮去來有時
而湖不息駛迅激射淤沙不能為患斯固東人之恒利

也歲久厄塞民病不耕弘治初都水姚公文灝嘗一浚之賴以處業比歲陽城之民並湖為斜堰堰湖水而分之其西流北折而入於白茅東流自尤涇南出巴城迂迴而屬於七浦其勢漸緩而其流益微不能當海潮之衝日積日淤至於不通而高仰之田獨受其敝嘉靖丙午有詔興脩三吳水利于時都御史歐陽公必進御史王公言祇詔維謹謀於副使敖公璠郡守范公慶議既克協乃糾民集財以是歲十月之隙藏事即工而州同

知周某寔董其役于是躬履其地分程受事時其食作而公其勸懲民歡趨之秉鍾操畚偕手並作始浚自石橋圩東行若干里至於直塘延袤千八十丈有奇自直塘東行若干里至于沙頭延袤二千四百二十丈又自直塘東行歷塗松抵橫涇若干里延袤一千六十有一丈總為丈四千五百六十有奇其深自一丈至八丈廣自八丈至十丈極于十有五丈始殺而漸拓之以極其勢也于是輸瀉有委飛流迅疾淤沙滌不復留田之出

於磽确而資以灌溉者頃畝以萬計而東民有粒食之
望矣是役也凡用民夫萬八千四百靡銀為兩者七千
八百二十有三自經始迄於告成僅九十有七日都御
史御史寔肇之監司郡守主之今御史陳公九德終之
至於區畫之周督率之勤周君與其僚之在事者與有
勞焉昉役之興也屬歲不登民饑而虛議者謂事大而
役繁更費無隄驅饑虛之民而責以重大之役更無隄
之費不病亦瘠矣曾不知事有緩急勞逸相倚不一勞

之逸終無日茲役雖鉅寔所以逸之也故曰以逸道使
民雖勞不怨雖然不小任怨則將因循自恕莫克肇端
而持之不固行之不力亦終於無成而已矣故事尤貴
於有終也穀梁氏有言智者廉勇者行仁者守惟諸公
有焉斯不可以無紀也系之詩曰 粵吳興區澤維具
蔽廼睠在東曰瑤維阜瑤阜隆隆海波融融孰汎以庸
陽湖維衝歲攸有室磽确以瘠民乃不粒為我心惻維
皇明聖克念下民維諸公仁克艱厥臣明詔是承弗遑

有數周覽川澤爰通斯塞川源既通川流既從有來弗窮沃衍以豐歲豐穰穰民懽懽懽豈不我勞以永有逸人亦有言利之弗庸尚千百禩毋忘厥功

重脩大雲菴碑

吾蘓故多佛刹經洪武釐革多所廢斥郡城所存僅叢林十有七其餘寺院菴堂無慮千數悉從歸併遺基廢址率侵于民居或改建官署有基在而額湮者有名存而寔亡者亦或鞠為荆榛瓦礫之墟併其名與迹而莫

之知者百八十年來更草靡常禁網云弛殘寮廢刹稍
稍興復聚徒焚脩香燈不絕日引月翼往往藂林比隆
亦有已興而復廢因循委棄不復再振者則在嗣承之
人何如耳大雲菴建自前元某人寔始開山考之郡志
菴嘗併於南禪寺洪武中寶曇以高僧奉敕住南禪某
蓋其徒也大雲寔其子院寶曇示寂猶藏舍利於此石
塔猶存豈當時雖屬歸併而以曇故不減其迹承傳有
人延引不絕以至于今耶菴在長洲縣之南雖逼縣治

而地特空曠四無民居田塍縵衍野橋流水林木蔽虧
雖屬城闔迥若郊墅菴介其中水環之如帶其水自東
對溪沿流入郭至此分支而南轉出菴後左右紆迴匯
其前為放生池池方廣數畝洲渚浮泊望若島嶼獨木
為梁以通出入撤梁則菴在水中入菴則身游塵外僧
廬靚深古木森秀映樹臨流恍然人區別境余屢遊其
間至輒忘反非直境壤幽寂而僧徒循循多讀書喜文
所雅遊皆文人碩士若沈處士石田若楊禮部君謙蔡

翰林九達皆嘗栖息於此比歲燬於回祿住山嵩一峯
與其徒鎮松巖戮力起廢煥然一新禮部寔記其成及
是再燬而鎮之徒定昂亦再新之經始於嘉靖丙午落
成於戊申之夏棟宇雄麗像設有嚴華幡鼓鍾列置如
式門屏垣墉悉還舊觀於是伐石樹碑請書其事余惟
像教之行於中國固以崇嚴為事昔之名僧高士多留
意於此名山勝境珍樓寶閣列剎相望玉函金相璀璨
琳瑯謂非此不足以極天人之觀以起人歸依之心其

為道蓋如此而今之為佛學者高談空寂務為虛幻視
塔廟崇嚴之設凡一切丹青土木之設皆以為有為而
非道之所存往往棄置不以屑意其或作意興修以基
道業則題疏勸緣持盂請丐所成無幾而半入私橐此
則佛氏之巨蠹無足言者惟茲菴起於歸併之餘其興
廢之由不可復考然自正德以來三十二年之間再燬
再新事功宏偉經費浩穰而皆取給衣盂之積一不假
檀越之助而事無不濟嚴翼有加豈非嗣承之得人哉

比來茲道寂寥僧徒孟浪雖名藍寶剎號稱蓂林亦多

隳廢不葺荒寮敗堵榛莽蕭然燈炷香炷不絕如綫視

一已廢復植之區何如哉吾於定昂之徒之舉重有慨

焉昂號半雲靖共有為今被推擇為郡都綱云作頌曰

有崇大雲奠此幽墟孰其啟之其人寶曇斷厓其初巖

巖寶曇衍德以紹爰寂於此於先有耀湜湜清池翼翼

幽居石塔渠渠舍利其於維百斯年弗替有引有攸維

人嗣承則允寶幢帙帙紺殿隆隆鬱攸示變維劫之逢

載焚載葺亶輪以奐廼言有作式還舊觀寶幡珠網像
設中嚴諸光下賁人天具瞻一峯用凝松雲其繼匪法
則然亦衷厥義我作頌言後人伊徵弗隕厥世尚慎其
承

甫田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甫田集附錄

行畧

文氏姬姓裔出西伯自漢成都守翁始著姓于蜀後唐
莊宗帳前指使輕車都尉諱時者自成都徙廬陵傳十
一世至宋宣教郎寶與丞相信國公天祥同所出寶官
衡州教授子孫因家衡山元有諱俊卿者為鎮遠大將
軍湖廣管軍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昌生六子長定開

從高皇帝平偽漢賜名添龍以功授荊州左護衛千戶
次定聰侍高皇帝為散騎舍人贅為浙江都指揮蔡本
壻定聰生惠自杭來蘇壻於張聲遠氏遂為蘇之長洲
人惠生洪字公大始以儒學起家成化乙酉科舉人
仕為涑水縣學教諭洪生林字宗儒成化壬辰進士歷
知永嘉博平二縣事進南京太僕寺寺丞仕終溫州府
知府公之父也母祁氏贈安人繼母吳氏封安人公諱
璧字徵明後以字行更字徵仲以世本衡山人號衡山

居士學者稱為衡山先生云少時外若不慧然敦確內
敏雖在童穉人不敢易視稍長讀書作文即見端緒尤
好為古文詞時南峯楊公循吉枝山祝公允明俱以古
文鳴然年俱長公十餘歲公與之上下其議論二公雖
性行不同亦皆折輩行與交深相契合或有問先君子
祝君者君曰文君乃真秀才也公名既起然不苟為人
述作或有托其名為文以售者楊公輒能辨之温州於
吳文定公寬為同年進士時文定居憂於家温州使公

往從之游文定得公甚喜因悉以古文法授之且為延
譽于公卿間溫州在南太僕寺少卿李公應禎博學好
古性剛介難近少所許可而獨重公公亦執弟子禮惟
謹一日見公書稍涉玉局筆意即大咤曰破却工夫何
用隨人腳踵且曰吾學書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無益
矣因以筆法授公南濠都公穆博雅好古六如唐君寅
天才俊逸公與二人者共耽古學游從甚密且言于溫
州使薦之當路都竟起家為己未進士唐亦中南京戊

午斛元時温州在任還書誠公曰子畏之才宜發鮮然
其人輕浮恐終無成吾兒他日遠到非所及也徐迪功
禎卿年少時袖詩謁公公見徐詩大喜遂相與倡和有
太湖新錄落花等詩傳于世及温州在任有疾公挾醫
而往至則前三日卒矣時屬縣賻遺千金公悉却之温
人構亭以致美云温州既沒公與游諸君祝唐都徐皆
連起科目而公數試不利乃嘆曰吾豈不能時文哉得
不得固有命耳然使吾匍匐求合時好吾不能也於是

益肆力為古文詞時雅宜王君寵異才也少公二十四
歲公雅相推重引與游處王竟以德學名公年漸長名
益起而海內之交多偉人皆敬畏於公故天下傾慕之
寧藩遣人以厚禮來聘公峻却其使同時吳人頗有往
者公曰豈有所為如是而能久安藩服者耶人殊不以
為然及寧藩叛逆人始服公遠識巡撫李公充嗣露章
薦公督學欲越次貢之公曰吾平生規守豈既老而自
棄耶督學亦不能強竟以壬午貢上癸未四月至京師

甫十八日吏部為覆前奏有旨授公翰林院待詔翰林諸公見諸公推與太甚或以為過及見公咸共推服而新都楊公慎嶺南黃公佐愛敬尤至故事翰林以入之先後為坐次公年既長其中又有為公後輩者遂以齒讓公公竟上坐衆亦不以為迂既而與脩實錄成當遷官或言宜先謁見當道公竟不往官亦不遷惟賜銀幣而已公亦無所懟也先是羅峯張公為溫州所拔士公亦與交及張將柄用遂漸遠之公于早朝未嘗一日不

往偶跌傷左臂始注門籍月餘時議禮不合者言多訐
直於是上怒悉杖之于朝往往有至死者公幸以病不
與乃歎曰吾束髮為文期有所樹立竟不得一第今亦
何能強顏久居此耶況無所事事而日食太官吾心真
不安也遂謝歸方上疏時或言公居官已三年若一考
滿當得恩澤或可進階公笑而不答竟不考滿而歸時
丙戌冬也屬河凍舟膠不可行乃與泰泉黃公同守凍
潞河有欲疏留公者公令人謝之曰吾已去國而偶滯

於此若疏入是我猶有所覬覦矣何君不知故人如此
留者遂止或勸公從陸路徻往歸公曰吾非以斥逐去
國行止均耳何必窮日之力而後為快哉明春永解遂
與泰泉方舟而下到家築室于舍東名玉磬山房樹兩
桐于庭日徘徊嘯咏其中人望之若神仙焉於是四方
求請者紛至公亦隨以應之未嘗厭倦惟諸王府以幣
交者絕不與通及豪貴人所請多不能副其望曰吾老
歸林下聊自適耳豈能供人耳目玩哉蓋如是者三十

餘年年九十而卒卒之時方為人書志石未竟乃置筆
端坐而逝脩脩若仙去殊無所苦也是歲為嘉靖己未
二月二十日公配吳夫人先公十八年卒卒之年為嘉
靖壬寅八月二十一日得年七十有三公古貌古心言
若不出口遇事有不能決者片言悉中肯綮尤精于律
例及國朝典故凡時事禮文之有疑者咸以公一言決
之初歸時適玉峯朱公希周與公先後歸又同里閑時
吳中前輩多已彫謝遂以二公之德望文學並稱者垂

三十年公讀書甚精博家藏亦富惟陰陽方技等書一
不經覽温州公善數學嘗欲授公公謝不能乃曰汝既
不能學吾死可焚之及公奔喪至溫悲取焚去少拙於
書遂刻意臨學始亦規模宋元之撰既悟筆意遂悉棄
去專法晉唐其小楷雖自黃庭樂毅中來而溫純精絕
虞褚而下弗論也隸書法鍾繇獨步一世性喜畫然不
肯規規摹擬遇古人妙蹟惟覽觀其意而師心自詣輒
神會意解至窮微造妙處天真爛漫不減古人時石田

先生沈公周為公前輩雅重公文行見公所作小幅亦極加歎賞詩兼法唐宋而以溫厚和平為主或有以格律氣骨為論者公不為動為文醇雅典則其謹嚴處一字不苟故一時文章多以屬公而獨持文柄者垂六十年或有得其書畫不翅拱壁雖尺牘亦輒藏去為榮海外若日本諸夷亦知寶公之跡然公才名頗為書畫所掩人知其書畫而不知其詩文知其詩文而不知其經濟之學也公平生雅慕元趙文敏公每事多師之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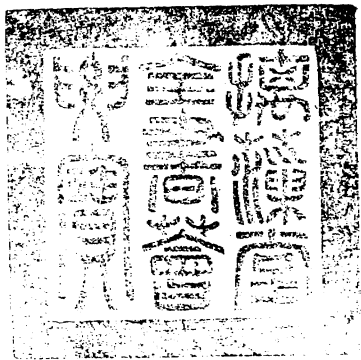
以公博學詩詞文章書畫雖與趙同而出處純正若或過之性鄙塵事家務悉委之吳夫人夫人亦能料理凡兩更三年之喪及子女婚嫁築室置產毫髮不以干公之慮故公得以專意文學而遂其高尚之志者夫人實有以助之也公兄雙湖公徵靜性剛難事公恪守弟道而以正順承之雙湖瀕涉危難公極力周護得不罹禍雙湖亦遂友愛怡怡之情白首無間公平生最嚴于義利之辨居家三十年凡撫按諸公餽遺悉却不受雖違

衆不恤家無餘貲而於故人子弟及貧親戚賙之尤厚
與人交坦夷明白始終不異人有過未嘗面加質責然
見之者輒惶愧汗下絕口不談道學而謹言潔行未嘗
一置身于有過之地蓋公人品既高而識見之定執守
之堅皆非常人可及故雖年登九十名滿天下而始終
操履未或少渝豈不為難哉公恒言人之處世居官惟
有出處進退居家惟有孝弟忠信今詳考公之平生真
不忝于斯言矣子男三人女二人孫男五人孫女四人

曾孫男女各四人玄孫男女各二人某等以卒之明年
庚午十月廿五日舉公柩權厝于花涇橋之原卜吉乃
葬夫葬必有銘凡以狀為之先然不有所述狀亦無所
據也但先君平生懿行甚衆不能一一載載其大者惟
先生擇焉仲子嘉謹述



甫田集附錄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熙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錄監生臣蔡枝華